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國外所藏漢籍善本叢刊》（首席專家安平秋）之一

美國圖書館藏 宋元版漢籍圖錄

曹亦冰 盧偉 主編

中華書局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美國唐仲英基金會資助 (Supported by Cyrus Tang Foundation)
(以上排名按立項先後順序)

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

學術策劃	安平秋
學術顧問	<u>來新夏</u>
審稿人	嚴佐之
主編	曹亦冰 盧偉
撰寫人	楊海崢 顧永新 盧偉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 / 曹亦冰, 盧偉主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 1
ISBN 978-7-101-10521-6

I. 美… II. ①曹… ②盧… III. 古籍—善本—
圖書目錄—中國—宋元時期 IV. 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48013 號



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

曹亦冰 盧偉 主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29¼ 印張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價: 600.00 元

ISBN 978-7-101-10521-6

序

——題《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

來新夏

幾年前，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的幾位同事，選定了一個科研題目——到美國調查國會圖書館以及六所高校東亞圖書館館藏的宋元版漢籍，並攝其書影，編成一部《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為學界人士增一津筏。與此同時，邀我擔任該項目的學術顧問。我雖在青年時代攻讀過“版本目錄學”這門課程，但後來的幾十年，這門學問幾乎近於被禁錮，其珍善本圖書多以不是理由的名目被“專藏”，難以借閱。因經眼者日少，遺忘者日多，所以乍聞其事，有點惶恐，不敢應允；但參與者多為熟識舊友，又是在同一杆大旗下共事的同仁，難以推卻，祇好應諾，內心則以“顧我則笑，問道於盲”自解。

圖錄是著述的一種體裁，在書文化的傳承中有一定地位，傳說中的“河圖洛書”頌贊圖書優美曰“圖文并茂”，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漢初長沙國深平防區的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等，都以“圖”居主要地位。隨着文字逐漸發達，圖遂漸退於次要地位，成為文字的陪襯，以致淪於附庸地位。上世紀末，已故林申清先生所撰《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使讀者目見珍善圖書牌記款式，圖錄一體漸為人所矚目。近年以來，以“圖錄”形式出版的專書漸多，如《靈蘭集萃——中華珍貴醫藥典籍展圖錄》就是一部收錄六十多種珍貴醫藥典籍書影的圖錄。特別是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組織與推動下，“圖錄”的出版似乎有了上升趨勢，特別是古籍，除了以再造古籍的方式增加珍善本古籍的數量以便利讀者外，為了人們能經眼古籍的真面目，各省、市多編印圖錄性質的專書，如山西的《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收書八十八種，天津的《館藏珍貴古籍圖錄》收書三百餘種，皆以收錄珍善古籍書影為務。使千里皮藏，如置案頭，豈非快事？惟所遺憾者，其

所錄僅限國內，而流傳域外者則祇能望洋興歎而已。晚清黎庶昌使日時，曾以兩年之功，搜求流日漢籍，刻書二十六種，成《古逸叢書》二百卷，攜之歸國，時稱盛事。近年，嚴紹盪先生成《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范邦瑾先生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及沈津先生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等多種著作問世，便利學者不淺，但均為以文字記錄之書錄而少圖錄。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諸同仁，有鑒於此，乃定議派專人親赴美國調查，著成《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一書，以補缺項。

《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以圖錄為主，并附簡要說明，既開未有之局，又能親見原書面貌，二美俱，令人興奮。我既承作序之任，乃循讀全稿，可得五點：

其一，撰著隊伍為團隊與單兵相結合方式。其事首由安平秋教授統籌規劃，指揮全局，以曹亦冰教授為主編，親臨其事。又由盧偉、楊海崢、顧永新諸先生分別負責各館。如此，既能互通聲氣，相輔相成；又可專注一點，不受牽制。遂成順利推進之勢，此或可為組織集體項目所借鑒。

其二，調查搜尋範圍較廣，本書調查對象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等六所大學東亞圖書館，共搜得美國所藏宋元漢籍一百四十三種（除宋、元版外，其中尚有遼、金本各一種），幾近全部（有某書著錄較此多十八種），可稱搜羅殆盡。

其三，書影攝製，精緻明晰。圖錄重在書影，而書影又以選書葉為首要工作。本書各類書影，無殘缺葉，而所選多為首尾葉及兩卷銜接葉，則版式、大小題、藏章、牌記、刻工、書法等項，均可一覽而得。一葉之攝，必刷多張，以備優選，是以圖錄無模糊失真之虞，得信而可徵之效。

其四，圖錄所附說明，文字簡約，所述甚備而不奪圖錄主位，可見編者

字斟句酌之功。通過說明可知圖錄之版式、版框長寬、行格、圖書流轉、藏章、裝幀和海內外收藏處、版本異同等項，使讀者如見原書。這些說明對版本校勘、珍稀本、遺佚本狀況，考察名人鑒定等，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其五，徵引繁富。本書非僅以調查所得成書，而是對每幅圖錄均統觀原書，參閱海內外有關版本之名家名著，如陸心源、葉德輝、傅增湘、王重民、屈萬里、李際寧、沈津、嚴紹璁及居蜜等人有關專著，均有涉及，既增加本書的學術含量，更便於讀者利用。

上述五點，不過爲我一得之愚。進而言之，這本《圖錄》所產生的更大影響，在於開拓“圖片文獻”的新道路。這些圖錄不僅可存真，並編成一本珍善本漢籍照片集，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爲一種“圖片文獻”的應用體現，能與“文字文獻”、“數字文獻”鼎立爲三。以我陋見，這就是一部域外珍善漢籍的流傳圖史。它擺脫了以圖片從屬文字的陳規，對歷史詮釋具有獨立價值。

本書編纂諸君，歷六年辛勞，成此《圖錄》。這一《圖錄》將成爲以圖爲主闡釋版本流傳史的首創之作，亦對在中國文史學界建立“圖片文獻學”有所啓迪。我於本書，忝陪末座，無所建樹。惟望古文獻研究中心以此爲起點，對日本、歐洲等域外所藏宋元漢籍，相繼作更多編製圖錄工作，以逐步建立“圖片文獻學”這一獨立學科，達到“以圖解史”的目的，我將以餘年翹首以待。是爲之序！

2012年初伏三日，揮汗寫於南開大學蘆谷，行年九十

序

安平秋

中國的古籍，存藏在國外的被外國人稱為“漢籍”。最早這樣稱謂的是日本學者，那是與“和書”（日本書）相對而言的。其後為更多的學者所接受。但是，實際上，近些年，人們稱“漢籍”，既包括中國刻印的古籍，也包括凡是用漢字寫刻的書籍。這本《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所收的是現在存藏在美國各圖書館中的中國宋元時期所刊刻的古籍。

國內學者對美國存藏的中國古籍中的善本，尤其是更珍貴的宋元版善本的情況，在很長時間裏，若明若暗。我和我的同事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調查美國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的情況，記得1992年我在美國學者的陪同下，先後到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國會圖書館閱看了它們存藏的古籍善本，自那以後我纔逐漸深入和擴展對美國所藏漢籍的調查。到了90年代末，對美國存藏的宋元版漢籍有了初步瞭解，知道全美圖書館所藏宋元版漢籍數量在一百至一百五十部之間。在2004年的一次小型學術會議上，一位史學界前輩在談到美國收藏的宋元版古籍時，兩次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人家比我們多得多”，“總有幾千部”。我這纔意識到，國內有相當一些學者和我此前一樣，對美國收藏的中國古籍缺乏準確瞭解。

我當時正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那兩年和楊忠教授一起專力於調查、複製日本所藏宋元版漢籍的工作，便請北大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海外漢籍研究室主任曹亦冰教授主持《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的工作。亦冰老師精明幹練，立即組織了一個古文獻功底堅實、英語又好的工作班子，有楊海崢、顧永新、盧偉三位副教授，因楊海崢、顧永新二位還有其他任務，亦冰老師又請海外漢籍研究室副主任盧偉任副手協助工作。這一課題，於2005年立項成為北大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申報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的重大項目。從那之後，這一課題組或整體或個人幾次赴美調查、閱看宋元版古籍，與在美的學者討論、請教，親自目驗，當場拍照，並立即向該館預訂高清晰度的書影以供正式出版用。我曾和

這一課題組同仁赴美工作。記憶中，2006年4月21日到哥倫比亞大學，在商偉、王成志二位先生的幫助下，閱看了多部善本，包括二部宋元版書；24日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在鄭炯文館長親自安排下，看了九種宋元版書；25日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在馬泰來館長和馬丁（何義壯）先生的陪同下，看了八種宋元版書；27日到國會圖書館，在居蜜先生的安排下，看了二十九種宋元版書；5月5日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周欣平館長、趙亞靜副館長、李錦桂先生、何劍葉先生一起看了四十二種宋元版書。其後，在2007年、2008年，課題組又幾度赴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閱看宋元版書，並到2006年去過的圖書館再度復核、補遺。這一課題組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查閱國內外相關著錄和資料，到各地圖書館與同一版本古籍比勘，最後寫出各書的文字說明。這樣工作了七年，到2012年全稿完成。又特請著名文獻學家嚴佐之教授通審全稿，終於交付中華書局，經他們再審後出版。

今天，面對這部書稿，無論它有多少不足，甚至疏誤，它的價值和貢獻在於：1.基本準確地提供了美國圖書館現在所藏宋元版古籍的數量和價值，廓清了一些學者的不符合實際的說法，有利於今後的學術估量和學術研究，功德無量。2.書中的著錄和書影都是經過親自目驗、從原書直接得來的，不是不看原書轉抄其他書目、書志而來的。因此，可信可據可貴。這兩個特點，是曹亦冰教授率領的課題組盧偉、楊海崢、顧永新副教授共同努力的結果，也展現出他們的堅實的學術功力、嚴謹求實的學風和艱辛勤奮的工作精神。

這部書在中華書局出版，是2006年由中華書局負責人李巖先生、徐俊先生、顧青先生與我閑談時定下的。他們一直關心、催問此事。他們對工作的敬業和待人處事的誠信，令人感懷於心。

2014年6月16日晨於北京大學

前 言

宋元時期雕版印刷的古籍，流傳至今，彌足珍貴，特別是那些完好無損的刻本，成為了國家貴重文物。其主要因為：

第一，年代久遠，朝代更替，時局動蕩、天災人禍的侵擾，能留存下來的宋元版古籍，猶似鳳毛麟角。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公共圖書館收藏約有數千種（含殘本和遞修本及抄配本），所知中國大陸約藏三千五百餘種，臺灣地區約藏八百種，日本約有近千種，美國藏有一百二十餘種。

第二，宋元時期雕版印刷的古籍（以下簡稱“宋刻本”、“元刻本”或“宋元刻本”），相對簡帛、石刻、寫本而言，給我們留下了便於研讀、具有歷史文物價值的各類文獻。就現存於世的文獻資料來看，經書類，如宋刻本《周易》九卷，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陸德明釋文；宋刻本《尚書》十三卷，漢孔安國傳；宋刻本《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漢毛萇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釋文；宋刻本《禮記》二十卷，漢鄭玄注；宋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晉杜預撰，唐陸德明釋文，等等。史書類，如宋刻本《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宋刻本《漢書》一百卷，漢班固撰，唐顏師古集注；宋刻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晉司馬彪撰志，南朝梁劉昭注補；宋刻本《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等等。文學類，如宋刻本《文選》六十卷，南朝梁蕭統輯，唐李善注；宋刻本《世說新語》三卷，南朝宋劉義慶撰，宋汪藻《叙錄》二卷；宋刻本《孟浩然詩集》三卷，唐孟浩然撰；宋刻本（部分清補刻）《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唐李白撰；宋刻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王洙等注，《年譜》一卷，宋呂大防等撰，等等。佛家與道家經典類，如宋刻本《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二卷，宋范應元集注；宋刻本《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宋刻本《五燈會元》二十卷，宋釋普濟撰，等等。醫書類，如宋刻本《醫說》十卷，宋張杲撰；宋刻本《本草衍義》二十卷，宋寇宗奭撰；宋刻本《楊氏家藏方》二十卷，宋楊倓撰，等等。

第三，宋元時期刊刻的古籍，為我們傳遞了宋元時期世人崇尚的各種珍貴的文化信息。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書籍的裝幀形制。李致忠在《古書版本鑒定》中談了十種形式，宋元時期雕版印刷的古籍雖然主要佔了“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三種，但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引發了版本之學的產生。誠然，雕版印刷的書籍雖然在隋唐時期就出現了，特別是“隋時佛書雕本盛行而經籍尚未至廣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雕版淵源考》），但大規模地雕版文史等書籍是在唐五代以後的宋元時期了。隨着雕版成為書籍傳世的主要形式，裝幀的樣式也不斷地變化，更加朝着有利於翻閱和收藏的方向發展，逐漸地成為了一門學問。二是書法文化。衆所周知，唐宋元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如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等，他們的書法各有特點，被當時文人墨客和朝野各界所青睞。特別是宋元時期興盛的雕版印刷業，大都以他們的書法為尊。從現存各類雕版印刷的文獻來看，兩宋時期的官刻本主要使用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字體，地方刻本各有所鍾，如蜀地刻本主要使用顏真卿字體（簡稱顏體），浙江地區更多使用歐陽詢字體（簡稱歐體），福建地區主要使用柳公權字體（簡稱柳體）。人們歸納他們書法的特點是：歐體瘦、顏體肥、柳體擅楷。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凡宋刻有肥瘦兩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明人張應文在《清秘藏》中談宋刻字體感慨說：“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筆法。”元代雕版印刷，主要采用趙孟頫字體。一來由於趙孟頫（由宋入元）深得元世祖寵信，朝臣都很崇拜他的文學造詣；二來因他的書法“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之脈”（明何良俊《四友齋叢書》）。《元史·趙孟頫傳》記載：“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三是避諱。避諱，是中國自建立封建社會後固有的做法，標志着人們的等級觀念和敬仰心態。兩宋刊刻流存下來的古籍，充分顯示出避諱的特點有二：一是避諱多，另一是缺筆法。日本漢學家島田翰對宋版書避諱之多，很反感，他在考證《春秋經傳集解》時寫到：“避諱興而經籍淆，古者天子事七廟，不祧者諱，祧廟不諱。唐時其制大壞。《冊府

元龜》載：‘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故文宗開成之刻於石，諱高祖、太宗，不諱玄宗以上，蓋以其係於祧廟也。降至宋氏，其制又壞，凡嫌名字皆諱之。故淳熙文書式所載一帝之諱，多者至五十餘字。……宋氏禮制之壞，可見矣。”（《古文舊書考·宋槧本考》）而元刻本則是不避諱，主要因為“元朝是蒙古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他們的名字譯為漢字之後，全係音譯，不是漢字的原初意義。……元代避諱祇限於全用御名，可是元代諸帝的御名又多是音譯的長名，這樣在重刊前代舊籍或新刊元人自著新籍時碰上全用御名的機會就幾乎沒有了”（《古書版本鑒定》）。四是宋元刻本的版式行款。所謂版式行款，主要包括葉行字數、邊欄界行、版框大小、版口魚尾、刻工姓名及各種牌記（又稱木記）、印記。雕版印刷雖然在隋唐時期就有了，但是刻本的版式行款，並不規範，到了宋代纔逐步形成特有的風格。國內外專家對此均有研究。島田翰考證說：“宋之初去古未遠，其刊四部之書，以其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尚是則烏絲欄界之舊，大抵用單邊畫，其非觀美也，則有左右雙邊。宋之南渡，流風既遠，古法幾乎息矣，於是始有四周雙邊。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經》、巾箱本《周禮》、景德本《儀禮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禮記注疏》，則界用四周雙邊。”（《古文舊書考·宋槧本考》）李致忠綜合考證：“前期多白口，四周單邊；後期仍多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少數四周雙邊。南宋中晚期刻書出現細黑口，也叫綫黑口。版心有魚尾。上魚尾上方象鼻處多鐫本版大小字數；上下魚尾之間多鐫簡化了的書名、卷次、頁碼；下魚尾下方多鐫刊工姓名，有時鐫齋堂室名。前期刻書卷端首行尚有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序文、目錄和正文互相聯屬而不分開者。官刻書多在卷末鐫校勘官銜名；私宅、坊刻本書多在卷末鐫刻書題記或牌記。”（《古書版本鑒定》）元代版式行款，大都是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五是造紙的工藝。由於宋元時期雕版印刷的事業興旺發達，單一的麻紙已供不應求，於是在南方又創造出使用樹皮造紙，後來又發明使用竹子造紙，因而宋元時期刊刻印刷的書籍，主要有三類紙張，即

麻紙、皮紙和竹紙。

總之，宋元刻本的思想內容及其文獻價值、文物價值和文化信息，是後代刻本所無法取代的，所以我們致力於宋元版書籍研究。

美國圖書館自17世紀起至今，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陸續收藏了一大批中國古籍，約百萬冊，絕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刻本、抄本、寫本，宋元時期的刻本極少。2005年在古委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教授精心策劃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向教育部申請並立項一個基地重大課題——“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我與盧偉老師任主持人，並與本中心的楊海崢副教授、顧永新副教授組成了項目組。

歷時六年，項目組在安教授的帶領下三次赴美國，進行仔細認真的調查，對各館的善本逐一目驗，最後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選取了一百二十四種（目驗過的）宋元時期刊刻的古籍書影（每部書一至六張）。其中有宋刻本（含遞修本）六十五種，元刻本（含遞修本）五十七種，遼刻本一種，金刻本一種。

在此基礎上，我們首先確定編纂的《凡例》，然後分工撰寫。在撰寫過程中，第一個做的就是對每一部書的刊刻時代（包括遞修）進行研究核查；第二個是對每一部書都與國內外圖書館所藏的本子進行了仔細校勘；第三個是根據書中的印章和相關的記載，研究該書的存藏情況（軌跡）；第四個是寫出簡明扼要的文字說明。

縱觀美國圖書館（七家）收藏的宋元版漢籍，經（十三種）、史（十六種）、子（七十九種）、集（十六種）俱全，而子部佛經尤為突出，主要是兩個方面：其一，有的圖書館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大藏經》。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磧砂藏》（存）五千三百五十九冊（此部經藏為南宋後期至元代中期歷時百年由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刊刻完成，總計一千五百三十二

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一千四百七十九部六千零一十四卷,其中有宋刊本六百九十八冊、元刊本一千六百三十二冊、明刻本八百六十八冊、明抄本二千一百六十一冊。相對中國大陸“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影印本”六千十二卷(1992年中華書局《影印善本書目·釋家類》),尚多兩卷。儘管其中有三千餘冊屬明代補版(本),但就完整性而言,足顯其珍貴。其二,零本單經的收藏較為突出。無論《萬壽大藏》,還是《毗盧大藏》,其零本存世都很少。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宋刻《萬壽大藏》(殘)存八十八卷,宋刻《毗盧大藏》(殘)存四百六十二卷。臺灣地區《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著錄:存宋刻《萬壽大藏》本《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二冊)。嚴紹璁《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宋刻《毗盧大藏》(殘)存十卷(大谷大學圖書館存八卷、御茶之水圖書館存兩卷)。這次經過調查,得知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萬壽大藏》單經零本四種十六卷(《六度集經》存八卷、《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存二卷、《十誦律》存一卷、《五經同卷》存五卷),藏《毗盧大藏》單經零本三種三卷(《經律異相》存一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存一卷、《法苑珠林》存一卷);國會圖書館藏《萬壽大藏》單經零本十六種十六卷;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萬壽大藏》單經零本兩種二卷(宋刻《緣生初勝分法本經》存一卷、宋刻《中阿含經》存一卷),藏《毗盧大藏》兩種六卷(宋刻《法苑珠林》存一卷、宋元間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存五卷);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毗盧大藏》單經零本一種(《法苑珠林》)一卷。

美國圖書館(七家)所藏宋元版書籍雖然數量不多,版本的品相大多較為一般,但對於國內的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價值。主要是四個方面:

第一,對於版本的確定具有參考價值。如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增廣事聯詩學大成》三十卷,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此書(兩部,詳《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相較,雖然其卷數、行款一致,但在刊刻時間(哈佛燕京圖書館為“元至正十四年(1354)鄞江書院刻本”,

國家圖書館分別為“元至正二年日新書堂刻本”、“元至正十六年鄞江書院刻本”)和冊數上均不一致(哈佛燕京圖書館為“十冊”,國家圖書館分別為“十六冊”、“十二冊”);還有,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目錄》後有牌記“至正甲午中秋鄞江書院重刊”,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鄞江書院的重刻本則無此牌記,據李致忠說:“國家圖書館藏本此年款被挖,失去憑據。”

(《古書版本鑒定》)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圖書館亦藏此書,為“至正十四年鄞江書院刊本 共十二冊”(嚴紹璽《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此藏本雖然冊數上與國家圖書館藏鄞江書院刊本一致,但在刊刻時間上又與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一致。此足顯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在版本上的重要參考價值。又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宋刻元修本趙汝愚輯《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四十二冊(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和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對其均著錄為宋刊元印本),“其版明代入南雍,故今所存多是明印。明錫山華氏會通館曾依此本用活字擺印,其所據本,殘闕較張本尤甚,張氏曾校其異同,著於《藏書志》卷十二中”(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此書中國大陸所藏共四部,一部為宋刻元修配清抄本,一部為宋刻元明遞修本,另兩部為宋刻元修和宋刻元明遞修殘本(殘存五十五卷、四十七卷),足見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在版本上的價值。

第二,有少數書籍屬於珍稀本。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宋刻元印本《後漢書補志》九冊(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無論從書帙的完整度,還是書籍的品相,該本是世上現存同書中最好的本子。中國和日本各家圖書館所藏此書九行本的,皆為殘本。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收藏此本的是“國會”。其按:“此本亦內閣大庫物,《補志》適完備,為可寶也。內有元代補版,蓋為元代所印刷。”再如該館所藏元刻元印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三十二冊,“此本卷首尾完全,且為元刻元印,實不多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國家

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單位藏此書此本，均為殘本。“元刻元印全本僅見此一部，且有明人眉批，尤為珍貴。”（《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又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元刻元印《周易兼義》九卷，保存完好，無一葉缺損和修版，是現存世諸本中最為珍貴的，而其他本子皆為元刻明修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元刻明修本，臺北“中央圖書館”藏一部元刻明修補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此書有元刻明修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此書亦有兩部元刻明修本。

第三，中國大陸失存的本子。如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元刻本《詩詞賦通用對類賽大成》二十卷，是現今世上唯一的藏本。此書鈐有“近衛藏”、“三井家鑒藏”、“大正十二年所得”（“大正”是日本天皇年號，“大正十二年”，相當於1923年）等印記，說明此書曾藏於日本而後流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再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北宋崇寧二年（1103）福州等覺禪院刻本《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七，也是中國大陸和日本各家圖書館所未收藏的本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嚴紹璽《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對上述兩種本子均未著錄。

第四，在漢籍流傳和收藏上具有較強的研究價值。其主要是三個方面：1. 名人的鑒定。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磧砂藏》的卷冊數量（五千三百四十八冊），是胡適於1950—1952年在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時經過深入的比勘核查而確定的（後來屈萬里又做了進一步的調查統計）。再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漢籍善本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於1939年邀請王重民對其所藏中國善本書籍進行鑒定，經過數年時間，王重民不負重托，鑒定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千六百餘種善本書籍，並撰寫出每部書的提要，編纂成《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其在品質方面與編寫方法上，亦都有特見，發人所未言”（《中國善本書提要·楊序》）。2. 名人題記或跋文。書中的題記與跋文，猶如一把開啓收藏之門的鑰匙，它能使我們知曉書中的真諦，也能瞭解到書籍的版本及相關情況，還能知曉收藏等情況。如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宋版《漢書》（殘）一卷，卷首有袁克文

(袁世凱之子)的題識:“乙卯十月既望,以黃善夫刊《史記·河渠書》一卷,與沅叔易得此冊。寒雲記。”(“寒雲”是袁克文的號)由此我們得知此書是他從傅增湘手中交換來的。袁氏十分珍愛此書,又將此本與多個刻本進行校勘,將其異同附於古注之下,注明此卷正文和注文的準確數字,還鈐上了自己“佞宋”、“後百宋一廬”、“與身俱存亡”之藏書印。再如該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十卷,有傅增湘跋,跋語不僅講明了他將此本與他本仔細校勘的結果,還告訴了人們此書他是從哪里得到的:“余此帙得之滬上,為鐵琴銅劍樓舊藏”;最後他十分感慨地談出了鑒別書的真知灼見:“以此知讀書貴得古本,要必悉心翫讀,乃知其勝,惜乎皮相者多,而真賞者日少,為足歎也。”又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磧砂藏》首冊空白處有1955年12月31日胡適的朱筆題記,主要講了三方面內容:一是此部經藏的來歷;二是此部經藏的卷冊數量及版本情況;三是回答了上海《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例言》中所提出“經名失考,暫無從訪補者十一卷”中的九卷經名失考問題。

3. 藏書印章。所藏之書鈐蓋印鑒,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了,代代相襲,成為了藏書者的優良傳統。美國諸館所藏宋元版漢籍絕大多數均有枚數不等的印記,這些印記,就像會說話的老人,它不僅告訴我們該書的版刻時代,也透視出收藏該書主人精湛的學識和獨特的眼力,還告訴我們其遞藏的關係。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元刻本《周易兼義》九卷,在不同的位置鈐有“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印”、“烏程蔣維基記”、“咸豐庚申以後收藏”、“劉承幹印”、“翰怡”六枚印記,從這些印記中,我們得知此書先由明代的周良金收藏,再由清代的蔣維基收藏,又被近現代的劉承幹收藏。又如該館所藏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鈐有“竹添鴻章”、“島田翰讀書記”、“大正十二年所得古槧”、“井井居士珍賞子孫永保”、“聽冰壬戌以後所集舊槧古鈔”、“聽冰”、“三井家鑒藏”印記,從而我們得知此書曾先後經日本著名的藏書家竹添光鴻、島田翰、三井高堅等人收藏。再如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宋刻《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宋刻《六

度集經》、宋刻《十誦律》、宋刻《五經同卷》，皆鈐有“三聖寺”印章。此寺位於京都，是日本著名禪師辨圓之弟子東山湛照於北條時宗（約1270—1279年）時代所創建，為日本弘揚禪宗著名的寺院。由此可知這四部經書曾為日本三聖寺所藏，後流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本《圖錄》的編撰，我們主要依據美國各圖書館所藏該書的實際情況，也參考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范邦瑾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沈津的《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和《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陳先行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嚴紹璁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李致忠的《古書版本鑒定》。在撰寫上，介於書目與書志之間，故一般不作深入而詳盡的考證，僅作客觀描述，亦有簡略考證。其目的是想配合宋元版書籍之圖，向世人展示美國圖書館所藏中國宋元時期雕刻的書籍狀況。由於時間和經費所限，僅限於美國七個藏書機構，未能進行全面調查和收集，也是我們編纂此《圖錄》之遺憾。

為了儘量減少《圖錄》著錄上的差錯，特邀具有文獻學、版本目錄學研究功底的嚴佐之教授審閱書稿；承蒙方志學家、圖書館學家來新夏先生惠賜序言，在此向他們深表謝意！更要感謝古文獻學專家、古委會主任安平秋教授對《圖錄》精心的策劃、具體的指導并賜序言。著錄上之不足，懇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曹亦冰

2012年7月16日